

有题跋道：

黎中播种，以得雨为候，雨足则纵牛群踏，俟其土水交融即布种粒……

或许是黎家水田泥土细腻，不必使用犁、耙、秧铲。

《琼黎一瞥图》中踩田的牛多了，人也多了，和汉民往来极少的生黎不知耕种，而熟黎多用铁犁牛耕，并不去踩田。

踩田也好，犁田也罢，非牛力不可为也。旧年人去远地，还将牛当坐骑。唐人《岭表录异》说琼州不产马，人出远门大多骑黄牛。顽童时，我也骑过牛。牛步履悠游，不能疾速，安步当车而已。

黎族人以牛为重，牛被当作聘礼以安定乾坤，乃求百年好合。想象那黎家男子，牵着一头牛，身后几人背着米酒、槟榔、贝壳之类，走在山水间，戴草帽的农人挥锄劳作，风景与光照亦添了喜气与吉祥。

村落习俗月份不同，或三月或七月或十月定为“牛月”，选一天为“牛日”，村民聚集一起，举行“招福”仪式。斯时，男女老少云集亩头家里，跳招福舞、黎家乐，敲锣打鼓，通宵达旦。亩头者，主事播种、插秧、放牛上山、尝新和收割等宗教仪式的人，俗称亩头。该职为兄长传弟、父子承袭。

牛日这天，人给牛喝酒，以示祝愿，并且为耕牛修牛栏。

在乐东，见到一大幅黑色剪纸，图说牛酒日一事：有人牵牛，有人喂酒，有人挑担，有人跳舞，众生欢喜，有人醉了，有牛醉了。据说牛酒日后，有牛大醉，卧倒安睡了三天。

牛耕地犁田，劳苦一年，黎民之心藏着关怀藏着大爱，与牛共舞，与牛共醉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牛生更怕醉不了几回。

外侨胞们……”当年电视里传来这串熟悉的声音，我们不用看就知道是宋世雄开始解说比赛了。

宋世雄的解说特点是语速极快、口齿清楚，他如果去说相声“贯口”，水平也许能超过所有相声名家。解说足球比赛，他会将每个上场队员年龄、身高、体重、百米速度……这些基本信息说上一遍甚至两遍。他的解说富有激情，同时很严谨，说错的时候很少。

宋世雄有两个著名弟子，其中孙正平堪称嫡传弟子，解说风格和他完全一样。另一个是韩乔生，韩乔生造出不少网络新词，诸如“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”，至今依然被广泛流传。

何以如此？时代在改变。有了互联网之后，球员的个人信息一搜索就能知道，无须解说员絮叨了。大家更希望听到有个性的解说，韩乔生的解说娱乐效果好，终成另类名嘴。

说起个性，解说员中无人能出黄健翔其右。2006年世界杯，澳大利亚对意大利。黄健翔因为带有倾向性的一连串怒吼，备受争议，最后不得不辞职。辞职之后，黄健翔活跃于新媒体平台，人气不减当年。解说界不少新人见贤思齐，解说时也带着个人倾向性，甚至沙哑的怒吼。然而东施效颦，最终难有收获，这些解说员无一成名。

没有现象级名嘴解说，倒也不一定是坏事。球迷们能避免被带节奏，更客观理性地看球。而我们这些资深球迷，谈及那几位曾经的现象级名嘴，往往很兴奋。那些名嘴是不同时代的“代标”，他们承载着我们对于那些年代的记忆。对他们如数家珍至少说明一点：咱们看球，那是老太婆的旧棉被——盖有年矣。

椰子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

黎中播种，以得雨为候，雨足则纵牛群踏，俟其土水交融即布种粒……

或许是黎家水田泥土细腻，不必使用犁、耙、秧铲。

《琼黎一瞥图》中踩田的牛多了，人也多了，和汉民往来极少的生黎不知耕种，而熟黎多用铁犁牛耕，并不去踩田。

踩田也好，犁田也罢，非牛力不可为也。旧年人去远地，还将牛当坐骑。唐人《岭表录异》说琼州不产马，人出远门大多骑黄牛。顽童时，我也骑过牛。牛步履悠游，不能疾速，安步当车而已。

黎族人以牛为重，牛被当作聘礼以安定乾坤，乃求百年好合。想象那黎家男子，牵着一头牛，身后几人背着米酒、槟榔、贝壳之类，走在山水间，戴草帽的农人挥锄劳作，风景与光照亦添了喜气与吉祥。

村落习俗月份不同，或三月或七月或十月定为“牛月”，选一天为“牛日”，村民聚集一起，举行“招福”仪式。斯时，男女老少云集亩头家里，跳招福舞、黎家乐，敲锣打鼓，通宵达旦。亩头者，主事播种、插秧、放牛上山、尝新和收割等宗教仪式的人，俗称亩头。该职为兄长传弟、父子承袭。

牛日这天，人给牛喝酒，以示祝愿，并且为耕牛修牛栏。

在乐东，见到一大幅黑色剪纸，图说牛酒日一事：有人牵牛，有人喂酒，有人挑担，有人跳舞，众生欢喜，有人醉了，有牛醉了。据说牛酒日后，有牛大醉，卧倒安睡了三天。

牛耕地犁田，劳苦一年，黎民之心藏着关怀藏着大爱，与牛共舞，与牛共醉。人生难得几回醉，牛生更怕醉不了几回。

凌晨，天还没亮，儋州湾内新州镇的英进村，枕着海水入眠的人们从沉沉的睡梦中醒来。一栋一栋渔家楼房里，一盏一盏的灯亮了起来，女人手脚麻利地在厨房里叮叮当当，不一会儿，吃好早饭的村民扛起渔船、虾网、耙子、锄头，踏着夜幕来到春马大桥那片潮水退去后的滩涂，借着头上的灯光开始赶小海。

发源于纱帽岭的北门江和发源于雅星镇糠兴岭的春江，流过草地走过山岗，一路撒欢来到儋州湾，与汪汪的大海交汇融合，蜿蜒出一个巨大的海湾，海湾口窄里宽，风平浪静。从空中鸟瞰，儋州湾恰似少女身上随风摇曳的裙摆，一个个小渔村珍珠般点缀在裙摆上。涨潮的时候，海水汹涌而来，一湾的烟波浩渺，大海退潮时，海湾就露出一片片长的、方的、宽的、窄的沙滩、水滩、泥滩、沟壑、红树林。

上涨的海水在睡梦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，却把同潮而来的，数不清的小鱼、小虾、小螺、小蟹留在了这些滩涂和红树林里。河水、海水在这里相遇，咸淡适宜的水质为海物种提供了肥沃的生长环境，各种小鱼、小虾、小蟹在水波荡漾的海湾里快乐地长大、长肥、长壮。据当地村民说，在儋州湾生活的鱼类有100多种，海螺有20多种，螃蟹有10多种，此外，还有海鳝、泥虫、沙虫、海蛎、野鸭等高档海产品。每到退潮时，一拨一拨的村民就相约来到村边的滩涂、沟壑，挖泥虫、捉鱼、赶虾、捉螃蟹，几个小时下来，就能满载而归。从滩涂、沟壑里捕到的海产品，村民叫小海鲜，小海鲜体积不是很大，味道却异

鱼虾肥美儋州湾

常鲜美，拿到市场上，供不应求，价格要比深海捕捉回来的海鲜贵上好多。从小就生活在儋州湾畔、吃着小海鲜长大的老人都说，儋州湾的海产品与深海里的海产品有很大的区别，它不似深海里的那般咸和韧，吃起来，味道更多的是清甜、肥美，可以说是海南味道最美的小海鲜。千百年来，一个儋州湾，成了沿岸村庄赖以生存的“大田”，村民赶小海，捉鱼虾，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靠这样的劳作过着美满而富足的生活，在他们眼里，自己的家乡儋州湾，就是名副其实的鱼米之乡。

初秋的儋州湾，潮汐现象明显，每个村子的海滩，像平整的田野，田野上人影绰绰。男人捞虾、捕鱼、捉螃蟹，女人挖沙虫、泥虫和海螺。在新州镇蓝田村的滩涂上，有一行一行耙过的沙滩，

走近一看，原来是裹着头巾、戴着斗笠的渔民在种泥虫，海风轻轻地吹拂，头巾艳艳地飘着。她们把渗着海水的沙滩用锄头耙成垄沟，一行行垄沟排列在一大片滩涂上，像是诗人写给大海的诗句。渔民耙好垄沟后，把弱小得几乎看不见的泥虫苗种到沟里，再把泥沙推下盖好。细小的泥虫就这样安静地躺在沙滩下，汲取种种养分，三年后的春天，长大了的、软绵绵、肉嘟嘟的泥虫就会钻出地面爬行、拉屎，赶小海的人瞧见头发丝那么细的泥虫屎，锄头挖下去，泥虫就出来了，又肥又壮的泥虫用来煮粥、用来自白灼，都是不可多得的人间美味。赶小海的时候，年轻的男人在浅滩上撒网。手抓渔网，两臂张开，奔跑在水上追赶鱼群，突然潇洒地一抛，渔网风一样飞出，像仙女散花般，散成一个圆圆的月晕，罩在水上，鱼群就罩在网里了。女人总是在浅滩边的沙滩上挖螺，螺就藏在脚下，珠白螺滑滑亮亮白白的，像女人的肌肤；红口螺圆圆的，口唇肉红，很好看；喷水螺薄薄的壳，透明，锄头一挖，水就从螺嘴里冒出来。

接近午后了，头顶上，红红的太阳洒满一地，春马大桥的滩涂上，一片金黄，从红树林里飞出的各种海鸟，悠闲地散步觅食，一群群的，不时地互相追逐，轻灵的身影或翩翩起舞，或亭亭玉立。赶小海的村民，收拾起满筐的鱼、虾、螺和螃蟹，唱起欢快的调声，走上回家的路。

海水又开始涨潮了，一湾的滩涂又是水波盈盈，盈盈的水波，是每一个村民梦里的富足与美好。

南渡江

■ 椰蓝

1

站在白沙津门北望
我仿佛听见历代烽烟滚滚、万马奔腾的嘶鸣
以及旌旗猎猎的声音。伴随琼州海峡的波涛
此起彼伏，时近时远

2

原本自西而东，逶迤奔涌的河流
旧州岭似乎故意挡住了你的去路
于是，在新坡胸前来个华丽转身
向左一拐，浩浩荡荡，一路向北
最后在新埠岛和海甸岛之间
形成入海口，完成了万流归一的使命

3

当我的祖先跋山涉水，迎着风浪
艰难渡海，顺利上岸的时候
风光旖旎的你
给他们带来莫大的惊喜
河海连天蓝，芳草萋萋，鸥鹭翩翩飞

4

自汉肇始，公元前110年设置珠崖、儋州郡治
岛屿逐渐融入中原文化
一代又一代先辈从江口向南逆流而上
寻找生命的土地，开辟新的家园
随着文明种子的传播
多元文化在这里交汇、融合、积淀
底蕴厚重，源远流长

5

从黎母山山区到金江，从金江到瑞溪
再从瑞溪到定安和琼山
一个个地名饱满、鲜活、响亮起来
南渡江润泽两岸大地
众多支流荟萃补给
直至阡陌纵横的入海口沙洲处
琼台福地——府城，千年州府
坐拥水陆繁华，集纳八方祥瑞
构筑南溟奇甸之大美，煌煌而生辉

6

生命是一条奔腾不息的河流
当唐朝宰相韦执谊沿着南渡江潮流而上
择山水谪居，致力于办学和兴修水利的时候
当五公被贬流放海外而充满忧虑的时候
苏东坡的到来，分明是“海南万里真吾乡”了
白玉蟾横空出世之后，南北驿动，人文蔚起
丘濬、海瑞等更是名垂青史，泽被后昆
受惠于一方母水的养育，近现代英才辈出
这是时代和民族的骄傲，亦是历史的无限荣光

7

当春天回归人间，大地定然一片生机
尤其是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后，沧桑巨变
南渡江三角洲和两岸，高楼大厦拔地而起
似乎在述说着现代文明的魅力和困惑

我时常徜徉于府城古巷
追寻先贤达士的遗风
探访“珠崖义学”的踪迹
或觅一隅茶坊独酌静思
倾听不温不火的琼腔
和忽远忽近的足音

8

星月璀璨，天上的大河在飞
不管四季物象如何变换更迭
都改变不了我的初衷，爱的母体源头
南渡江，古老而又年轻的河流
气势磅礴的是你，温婉动人的也是你
你从我的梦中流过，在我的血脉里日夜奔腾
当浩瀚的南海掀起新的浪潮
我要用南渡江水酿出世上最美的酒
顶礼膜拜，敬献天地
祭奠我们伟大的先祖，醉想那自由、祥和、至真、至善而快乐的世纪时空



《雨后》(油画) 蒙美立 作

沉香屑

沉香，是来自岭南深山的幽贞，它含有自然界的花香、蜜香、草香，甚至还有阳光雨露的芬芳。有的人踏遍天涯，只为寻觅一片心仪的沉香；有的人隐身江湖，却在苦苦期盼遇见沉香。

偷个清闲，告别身边的形形色色，做个与世无争的香客，这需要多大的福报啊。把好香分享给有缘人，感受生命的悲喜，感恩人生的遇见，穿越云雾，惊喜地面对从白木香树中掘藏出虫蛀不坏的真身舍利。在我心里，沉香是密炼的丹，是云中的鹤，是山中的灵，是夏日的冰，是冬天的火。我有好香，愿与君分享，这样的心情醇得似酒，可品可悟，可忘形于天地。一袭春衫，一片沉香，一方天地，一点淡淡的情愫。遥想我们曾经相聚于某日的某个山斋，共参一炉香，仿古人各自把参香心得书写在纸上，品鉴之后相互展阅，个人的悟性高低姑且不论，只博当下快意耳。想象香居何山何地，所处阴阳，所发光源，甜润、甜、柔、烈之韵均有一记，并被参悟于胸，默记于脑，经久不忘怀。

我曾经遇见一些人，有的接触沉香多年，却不是真正懂香的人；有的乍一接触沉香即成香中圣手，不仅知香惜香，还谙通药理，登堂入室，仿佛其前世曾经与香有约，深深懂得其韵味其神情其景。有人曾这样问我，君居海南，藏有好香，可否匀我几许。闻言，我的眼前就油然浮现起霸王岭和尖峰岭的氤氲，想起香山的昭晓，想起香缘的珍罕。沉香形之于眼耳鼻舌身意者，经行于心，顿渐自省，对

夫。量入为出，明确药效抵达人体何处，产生何种效用，才是香生香灭的真谛也。世人皆知医圣李时珍感叹“海南沉香一片万钱”，误以为说的是海南沉香罕而难得，弥足珍贵，岂不知李公所言在于高度肯定海南沉香治病疗效之奇，医用价值之巨是也。生香和熟香的界定在功用上也是有很大区别的。舍去一般意义上的生香不论，我在此所提到的熟香主要指的是医学上所用之香，也特指香之实质：即想办法让所有不沉水的香片都能够变成沉水，让每一片生香都变成熟香，让每一片野生沉香都发挥出能够治病的奇特效果，这就是熟香最令人惊叹再三的地方。我们想想，香为何能够沉淀，而沉淀又为了什么？我们知道沉淀是需要时间的，不管是棘手之事还是浮泛之物，它都需要顺天随性，才能慢慢回归平复。而沉香的沉淀也不例外，它也是一个自我净化的过程。把熟香投入泉水，则该水变为熟水；把熟香置于醇酒，则该酒变为熟酒。史书有载，熟香把泉水净化，人体五脏六腑一旦摄入，肠道末梢也同时得到净化湿润；熟香把醇酒中的黄曲霉素等净化，经过合理配置，使之能安全准确地把药物输送到病灶处，从而净化、抑制之。这就是在下游心的重点。

沉香的净化，其实就是要杀菌，实际上是语言的表达不同而已。我国历朝历代能人异士不胜枚举，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香之为用，其利甚薄。在不揣浅薄，心中碎屑，冒昧撺掇成文，供诸位一哂。沉香的净化，其实就是杀菌，实际上是语言的表达不同而已。我国历朝历代能人异士不胜枚举，所谓江山代有才人出，各领风骚数百年。香之为用，其利甚薄。在不揣浅薄，心中碎屑，冒昧撺掇成文，供诸位一哂。



投稿邮箱

hnrbzpb@163.com